

一箱珠宝

〔苏〕爱德华·沃洛达斯基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著
粟周熊 译 作家出版社 ●



一箱珠宝

[苏] 爱德华·沃洛达斯基 著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粟周熊 译 作家出版社 •

45.52
0533

江苏人民出版社



10034426



《СВОЙ СРЕДИ ЧУЖИХ, ЧУЖОЙ СРЕДИ
СВОИХ》З. ВОЛОДАРСКИЙ, Н. МИХАЛКОВ
《ОКТЯБРЬ》, 1974, №11—12.

一箱珠宝

〔苏〕爱德华·沃洛达尔斯基 著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栗周熊 译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华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插页：1 字数：104千
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0册

书号：10248·032

定价：0.95元

人 物 表

瓦西里·安东诺维奇·萨雷切夫——沃尔尚斯克省省委书记。

斯捷潘·利皮亚金——省委委员，省肃反委员会主席。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昆古罗夫——省委委员，省肃反委员会副主席。

谢苗·伊格纳季耶维奇·尼科季莫夫——工人，省委委员。

扎别林——省委委员。

叶戈尔·马卡雷奇·希洛夫——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

图尔钦——白匪军大尉，反革命地下中心成员。

列姆凯——白匪骑兵大尉，反革命地下中心成员。

布雷洛夫——哥萨克大尉，土匪头子。

瓦纽金——凯德罗夫卡车站站长，反革命地下中心的联络员。

内 容 提 要

苏联国内战争期间，沃尔尚斯克省委和肃反委员会决定将征集来的一箱金银珠宝秘密送往莫斯科，但在潜伏于肃反委员会内部的阶级敌人策划下，这批珠宝被劫，最后落入一股土匪手里。无限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肃反人员希洛夫打入土匪内部，经过一番曲折而艰苦的斗争，终于将珠宝夺回，并揭露了暗藏敌人的真面目。

沃尔尚斯克省委在一所古老的邸宅里开会，会议室选在一间回声很响的大厅里。低低吊着的几盏煤油灯发出的昏黄灯光，照得大厅若暗若明。

省委书记瓦西里·安东诺维奇·萨雷切夫脸色苍白，由于缺觉，眼睑稍有点儿肿，一副疲惫不堪的病容。坐在他旁边的是从莫斯科来的特派员，此人也是那么瘦弱，苍白的面孔。一件灰色的弗列奇式上衣紧紧绷在身上，一副年轻人特有的腼腆憨厚相。

“灾情非常严重，”小伙子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说，“伤寒猖獗。五个大省都在闹饥荒。灾民向整个革命俄罗斯发出请求援助呼吁。瞧这些……”

小伙子从上衣兜里取出几张照片，交给省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尼古拉·昆古罗夫。这是位剃光头的四十岁男人，穿一身军便服。他伸出右手去接照片，左胳膊肘屈曲着，用黑跨带吊在胸前。

“资产阶级国家刚刚成立的国联拒绝了对伏尔加河流域灾民的赈济。同志们，除了我们自己，除了我们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再没有什么人可指望了。”小伙子激动地继续说道。

“征集来的粮食我们已经发走了。”昆古罗夫说。

“那还太少，”小伙子说，“好几百万人挣扎在饥饿线上。外国不肯援助我们，但同意卖给我们粮食。加拿大和美国就如此。你们也知道，粮食是要用黄金去换的。国家百废待兴，这些用不着我说，同志们，但是需要用黄金去购买粮食。灾民们在请求援助。”他打量了坐在对面的省肃反委员会主席斯捷潘·利皮亚金和该委员会工作人员叶戈尔·希洛夫一眼。利皮亚金上了年纪，满脸麻瘢，面色阴沉。希洛夫大鼻子，下巴颏儿尖削而突出，披一件短皮上衣，两个胳膊肘儿磨得灰白。他愁容满面地端详着这些照片。

萨雷切夫突然痉挛地咳嗽起来，他着手整了整脖子上的围巾，一边用手帕擦着眼镜，一边说：

“肃反委员会一个星期以前就已经开始没收资本家的黄金和珠宝。”

那几张照片被与会者传看着，大家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省委委员们看到照片上的景象，使他们感到的不仅仅是惊惶，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他们这些人都经历过国内战争的艰难历程，但这种景象还从未见过：一些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妇女和老人，由于饥饿和痛苦，脸色铁青，乌黑的眼圈陷得很深。孩子们一个个细高瘦长，肚子胀鼓。村庄凋敝，饿殍载道，满目荒凉……大路上、乡村小道上、码头上，到处横陈着尸体。一些要死不活的人排着没有尽头的

队。为了把所有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救出苦海，得要有多少黄金呢？这想起来都可怕。然而黄金必须得弄到手，无论如何也得弄到手……

一个星期过后，他们再次集中到这间古老的大厅里。太阳暖融融的，微弱的阳光从狭长的窗户照进来。这次可以看得见在大厅的一角有尊身着铁甲的中世纪骑士铸像。有人往它的帽盔上扣一项水兵的无檐帽。斯捷潘·利皮亚金和尼古拉·昆古罗夫正在把一串串缠在一起的珍珠项链、胸针、戒指和金币装进一只容量很大、结结实实的帆布提箱里。

叶戈尔·希洛夫把一枚十卢布的金币拿在手里转动着，打量来打量去。

“怪事，我都活了三十六岁，才第一次摸到金币。接着！”说着，将金币扔给了利皮亚金。

“二百五十六。”尼古拉·昆古罗夫将最后一摞金币往提箱里放时念着，并问道：“就这些？”

“就这些，根据珠宝的大致价格，一共值五十七万旧卢布……”萨雷切夫用铅笔在登记簿上作了个记号说。

“不错……”

“能征集到的都征集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工人疲惫地说。他叫尼科季莫夫，身子又胖又笨，蓄着一把松软华美的灰白胡须。“把全省的资产者都搜刮得一干二净了……”他突然纵声大笑，露出几颗抽烟熏黄的稀稀拉拉的牙齿。

“那好吧，我走了。”希洛夫站起来。“我马上得去找一个投机商进行一次复杂的谈话。再见！”他友好地拍拍利皮亚金的肩膀，朝那两扇有狮子头形铜把手的大门走去。到了门口他又回过身来说：“斯捷潘！如果要找我，我在监狱

里！”

说完，便悄悄地带好身后的门，出去了。

利皮亚金这时关好手提箱，咔嚓一声锁好，钥匙在里面转动两下，而后又用木片从罐里弄出些化开的火漆往锁上一浇。这些他都做得不慌不忙，一丝不苟。最后往火漆上盖好封印。

大家在桌旁谈得正热闹：

“这事就这么处理完了，啊？”

“嗯……才一半，也许才四分之一。”

“这是怎么说呢？”

“因为这些珠宝还得送往莫斯科。哥萨克大尉布雷洛夫就流窜在城外一带，他有一支二百五十名骑兵的队伍。”

“可能还更多一些……”

“还有另一伙恶棍。”

坐在桌子前头的瓦西里·安东诺维奇·萨雷切夫望着同志们，听他们谈话。他咳嗽了几声，很吃力地喘过一口气，生气地瞥了一眼利皮亚金，说：

“斯捷潘，你就别抽了，真是的！跟你说过几次了！”

利皮亚金急急忙忙用手扇走烟雾，将自卷的纸烟放在烟灰缸里捻灭，揣进兜里。

“你看得要多少人护送？”萨雷切夫问，同时看了扎别林一眼。这是个年轻人，长着浓浓的络腮胡子，胸前佩带着一枚红旗勋章。

“我能派出五十人左右。”扎别林说。

“布雷洛夫有二百五十人！”尼科季莫夫愤懑地叫起来，“你这不是开玩笑嘛！”

“我再派不出来了，一个萝卜一个坑。”扎别林不动声色地说。

“肃反委员会加人，”一个紧锁浓眉的军人说，“利皮亚金，你给人吧！”

“说真的，如果布雷洛夫知道我们是护送珠宝，他就会把所有土匪都集合起来。他们只要炸毁列车，那一切都到手了。”尼科季莫夫说。

萨雷切夫焦躁不安地用手指弹着桌面，他那双被眼镜片放大的眼睛疲惫无神，目光从一个人脸上移到另一个人脸上。

“你们看见没有？”他说，“结果是主要的事还在后头呢。”

其他人不再说话。

“加强武装护送珠宝毫无意义，这一点你们同意吧？”萨雷切夫定定地看了同志们一眼。

“那你说怎么办？”昆古罗夫的声音打破了鸦雀无声的紧张气氛。

“我们能派出多少人去护送？”萨雷切夫反问道，“就说五十人吧，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挂上一节装甲车厢，”那个军人没有把握地说。他粗大的眉毛稍稍往上一抬，突然睁大那双晶莹透亮的浅蓝色眼睛。“一节带机枪的……装甲车厢。”

“从沃尔尚斯克到凯德罗夫卡这二百俄里是一色的原始大森林，他们只要把铁路一炸，我们的装甲车厢就报销了。”萨雷切夫一挥手，又再次吃力地咳嗽起来，等缓过气来，他站起来，走到窗前，面对斜挂在墙上的那个笨重的镀

金镜框停下来。是啊，像片取走了，镜框却忘了带走。

“应当派三四个人去护送这批珠宝，”萨雷切夫末了转过身来说道，“最好是四个，两人睡觉，两人值班看守，而且得绝对保密，除了我们和派去护送的人，不让任何人知道这只手提箱的秘密。你们同意吗？”说完，他又看了同志们一眼。

会议再次陷入一片沉寂。没有谁想第一个表态支持书记的意见。

谁都知道，最好是能采取另一个更可靠一些的办法。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呢？布雷洛夫匪帮太猖獗了，有时候险些都闹到城里来，目前还没有力量消灭他们。而现在的问题是护送这批来之不易的珠宝！

“总之，我觉得这办法可行。”过一会儿斯捷潘·利皮亚金说。

“就是太冒险了。”昆古罗夫用雕花白色象牙烟嘴儿敲着桌面，小心地指出。

“不过，我的伙计，现在晚上往窗外张望也很不保险，因为随时都有脑门儿上挨一枪的可能。”尼科季莫夫冷笑一声。

“据莫斯科来的特派员说，有些迹象表明，象是我们这一带成立了一个白匪地下恐怖中心。”萨雷切夫又说起来，

“可他们到底藏在哪里，这只有天知道！不过呀，这是你负责的工作！”他没好气地瞥了肃反委员会主席利皮亚金一眼。

“请不客气地批评好了！”利皮亚金拍了拍脖子。“责任都在我！”

“让我们还是先把珠宝的问题解决了吧。”昆古罗夫说。

萨雷切夫从上衣内兜里取出一张叠成四折的纸，交给利皮亚金说：

“我考虑了几个人选，你们看看吧。”

利皮亚金好奇地朝写在一栏里的四个姓端详了一会儿，把那张纸交给尼科季莫夫。尼科季莫夫看过一遍，稍考虑了一下，交给了扎别林。

“行，我看这些人靠得住。”稍停了停，扎别林说。

“而且这几个人都很有经验，”萨雷切夫附和说，“遇事不慌。要是派尼科季莫夫去，五米外的大象他也打不着……”省委书记笑了。

省委委员们望着这位渐近老境的白胡子男人。

尼科季莫夫狡黠地笑了。

“不，瓦西里·安东诺维奇！”他一点儿也不生气，不以为然地说，“我虽说是个左撇子，不过一旦需要，针鼻儿我也得钻。”

大家哈哈一笑，马上又静下来。听到的是尼古拉·昆古罗夫那生硬而不容辩驳的声音：

“我坚决反对派希洛夫去！”

“为什么？”萨雷切夫不解地问。

“格伦柯、德米特里耶夫和列麦赫我都信得过，唯独希洛夫……你们知不知道，今年春天一举全歼索洛维伊科一伙匪徒时，希洛夫的亲哥哥费奥多尔被打死了？”昆古罗夫顿了一下。“他哥哥在索洛维伊科匪部里率一个外贝加尔哥萨克骑兵连。”昆古罗夫用烟嘴儿狠狠敲了一下桌子。

“哦——嚯！”尼科季莫夫打了声口哨，“我先前可真不知道……”

“那股土匪被消灭之后，我和利皮亚金曾找希洛夫谈过几次话。原来他早就知道他哥哥当土匪，但对党和同志们隐瞒了。”昆古罗夫又一次将那几个人的姓名浏了一遍，把字条交给下一个人。“所以，”他最后说，“考虑到复杂的局势和此行责任重大，我不同意希洛夫这个人选。”

会议又出现了冷场。

“同志们，这关希洛夫什么事呢？他是他，他哥哥是他哥哥。”扎别林打破了沉寂。

“什么叫‘他是他’！”尼科季莫夫提高了嗓门儿。“为什么他要隐瞒？哥哥当土匪，可他，你知道吗，他却隐瞒不说！这算是怎么回事呀！”

“‘他是他’，这话说得真有意思！”昆古罗夫表示支持尼科季莫夫的意见。“如此说来，任何一种阶级上的近视症都是正确的。”

“这和阶级上的近视症有什么关系？”扎别林不满地说，“难道父亲和兄弟在不同营垒的还少吗？”

“不过总的说来，希洛夫倒挺麻利的，”利皮亚金叹了口气说，“他经过了多次考验，遇到过各种不好应付的情况。”

利皮亚金看了一眼在桌旁就坐的省委委员们，心里更觉得不是滋味儿，他暗暗地生自己的气。不，他没说到点子上。他应该对同志们说说，他和叶戈尔·希洛夫在一个骑兵连里共同战斗过两年多，在萨兰斯克战役，他负了伤，血流不止，是希洛夫背他撤出战场……还应该说说，在乌发，深

受爱戴的连指导员费奥多尔·日贡牺牲之后，是希洛夫率领整个连发起了冲锋。唉，该说的还多着呢……可佩利皮亚金连一句象样的话也说不出。而且萨雷切夫干吗也不吭声呢？利皮亚金郁闷地想着。

“如果别人这么说，我会毫不介意。可身为肃反委员会主席说出这样的话，听起来甚至都叫人纳闷！”尼科季莫夫气呼呼地说，白胡子都扎煞起来了。

“希洛夫的哥哥在谢苗诺夫^①手下打过仗，后来又入了索洛维伊科一伙，这我早就知道了！”省委书记萨雷切夫不平地猛拍一下桌面。“再说我们和希洛夫共事也不是一两天啦！谢天谢地，还在抗击高尔察克时我们就在一起打过游击。他是个坚决果敢的同志，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很沉着冷静……忠于革命事业，完全彻底地忠于革命事业……”萨雷切夫摘下眼镜，用围巾擦了擦眼镜。

利皮亚金满怀感激地瞥了书记一眼，心想：“他到底说话了。谢谢你了，瓦西里！”

会场上又变得鸦雀无声。利皮亚金断然地说：

“那我们表决吧！”

“一起表决，还是一个个来？”

“一起表决！”几个人同时回答。“干吗要磨洋工？”

“同意的举手！”利皮亚金说。

除了尼古拉·昆古罗夫和尼科季莫夫，大家都举起了手。

^① 1918—1920年间，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白俄军官谢苗诺夫在外贝加尔进行反革命叛乱。

“反对的举手！”

有两只手毫不迟疑地举起来。其余的人都把目光投向昆古罗夫和尼科季莫夫。

“这么说，同志们，这些人选通过了。”萨雷切夫说，“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必须得马上把珠宝送出去。今天是十五日，后天，十七日晚六时三十分，有列火车要开往莫斯科，经过车里雅宾斯克和彼尔姆。我提议，同志们就乘这列火车走。”

“你听我说，瓦西里·安东诺维奇。四个人是不是少了，再加上四五个人吧，让他们都扮成倒卖粮食的庄稼汉……这样更保险。”利皮亚金说。

萨雷切夫用心听完，叹了口气说：

“唉，斯捷潘，你是一只耳朵进去，一只耳朵出来……因为已经定下来了呀！干吗还说那些没用的话……同志们，你们可以走了。”萨雷切夫稍稍动了动桌上的纸。“昆古罗夫和利皮亚金请留下。”

同志们纷纷站起来，把椅子弄得吱嘎响，匆匆地抽起了烟，互相谈着话向那两扇带大铜把手的笨重大门走去。

萨雷切夫、利皮亚金和昆古罗夫留下。利皮亚金走到一扇又高又窄的窗前，打开窗户，点起一支自卷纸烟抽起来，把烟雾吐出窗外。

“叫同志们到这里来。”萨雷切夫戴上眼镜，小声地说。

昆古罗夫走到大门口，大声叫道：

“格卢霍夫！”

一个身穿长襟大衣、挎着步枪的红军战士走进来。

“去把格伦柯、希洛夫、德米特里耶夫和列麦赫分别叫到这里来。”

红军战士行了个礼，把门掩上，出去了。

利皮亚金站在窗前，不声不响地吸烟。

“这就是说，后天。”昆古罗夫若有所思地说。

站在昆古罗夫面前的是个儿不高，身板结实，穿一身褪色的军便服和磨破了的皮马裤的格伦柯。

“派您去护送全省征集来的珠宝，”昆古罗夫说，“你们四人一道于十七日晚六时三十分出发。”

“还有谁？”格伦柯问。

“十七日你们将在车站集合，到时候您就知道了。还有两天的时间，您可以好好休息休息。还有，尽可能别离开家，哪里也不要去。”

和德米特里耶夫、列麦赫也是分别这样交待的。跟希洛夫的谈话就有些不同了。

“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昆古罗夫盯着他那神色紧张的眼睛说，“我不隐瞒，在讨论人选的时候，我投了你的反对票，希洛夫同志。”

“您是想起了我哥哥？”希洛夫微微一笑。

“我们想起了各种各样的事，”昆古罗夫避开希洛夫的提问没有正面回答。“可同志们……还有省委书记萨雷切夫都决定委以你重任。所以你也明白……”

“我明白。”希洛夫说。

“那就好！”昆古罗夫靠在椅背上，再次向希洛夫投去专注的一瞥。

萨雷切夫和利皮亚金都不作声。

“跟谁一道去？”希洛夫问道。

“到车站你就知道了。”萨雷切夫说着站起来，走到空镜框前停下来。“只要莫斯科发来电报，说一切顺利，我们就把你们的像片挂在这个镜框里！”省委书记笑了笑，用快活的口气对利皮亚金说：“唉，豁出去啦！给我一支烟抽！”

这是一幢老房子，位于铺着鹅卵石的院子深处。由于时间太长，圆木都变黑发乌了。推开大门，里面是一条灯光昏暗的长廊，两边的门都挂着锁。人们都到别处找好过的日子去了。

这幢宅子现在只住有两个人，一个是爱管闲事，整天吵吵闹闹的少妇安菲莎，一个是希洛夫。希洛夫的房间在走廊的紧里面。他躺在一张铁床上，盖一床灰色军被，眼睛望着灰泥剥落的房顶，正在抽烟。房间的陈设很简朴，除了床，还有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摆满书的小书架。桌上摆着一摞公文，一支“史密斯和威逊”牌手枪卸下的零件不时闪现出暗淡的光。希洛夫喜欢把枪卸下来上油。

安菲莎在门外把地板踩得嘎吱嘎吱响。她很想知道，为什么身为肃反工作人员的邻居希洛夫呆在家里。可又不敢问，只好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忍受着好奇心的煎熬。最后她到底还是忍不住了，把门打开。

“叶戈尔，”她把眼睛瞪得老大，试图装出一副诧异，乃至吃惊的样子问道，“叶戈尔，我今天在外面听说你被肃反委员会赶出来了？”